

聖彼得的傘

卡·寇克沙特著

平明出版社刊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初版 1—16000 册

· 版權所有 ·

書 名 St. Peter's Umbrella
原作者 Kálmán Miksaéth
英譯者 B. W. Worswick
出版者 Jarrold & Sons, London, 1900

平明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一一五七弄五號

國光印書局印刷 振興裝訂所裝釘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定價人民幣九千五百元

[文學·藝術] 92000 字 [定價頁 320]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三三號

關於作者

卡爾曼·密克沙特是匈牙利的一位大小說家，一八四九年○生於斯克萊達尼亞，一九一〇年○死在布達佩斯。他在布達佩斯大學讀法律，後來做過地方官吏、新聞記者，並且在塞華德和其他的城市編過報紙。他曾任匈牙利科學院的會員，許多文學團體的名譽會員，又是匈牙利新聞記者協會的主席。在他從事文學活動四十週年紀念的時候，他接受了國家贈與他的一所莊園住宅，並且把他的故鄉改爲他的名字。在政治上他是自由黨黨員，又做過國會議員，是一個熱愛祖國的人，曾經爲祖國的獨立奮鬥過。

密克沙特是匈牙利大小說家育珂·摩爾以後最傑出的小說家之一。他一生的著作很多，全集一共四十六卷，其中有一部份是在他死後印行的。整個的民族都喜愛他。他的重要作品有：斯洛伐克的男親戚 (Tót Atyafiak)，巴洛支的人們 (A jó faluczok)，犁鐵匠普拉科夫斯基 (Prakowszky, a siket kovacs)，紳士和農民 (Urak és Parasztok)，老無賴 (Ven Gázerember) 和聖彼得的傘 (Szent Peter esernyője)。還爲他的前輩育珂·摩爾寫了一本傳記。

密克沙特的作品是以幽默和諷刺見稱的，他的這種特點是受了史威孚特○、馬克·吐

溫^①、阿·法朗士^②和阿·都德^③等人的影響。他的斯洛伐克的男親戚和巴洛支的人們爲各派批評家所稱道，認爲是一部完整的、新形式的，在匈牙利的文學中從來沒有出現過的傑作。同時他寫出了以前的作家沒有寫過的匈牙利的農民形象。他的那種鮮明的、富於想像的、有力的風格，並不下於莫泊桑^④和基耶爾蘭得^⑤。他的作品是匈牙利文學中可寶貴的遺產的一部份，尤其是這一本聖彼得的傘。匈牙利人民共和國的文化部部長約·里瓦伊在他的兩篇文章^⑥中都提到密克沙特，把他和匈牙利的許多古典作家並稱，同時報告說他的小說已改編成了電影，可見在今天他的作品依然是匈牙利人民所愛好的。

密克沙特在中國並不陌生，大約在二十多年前茅盾先生就譯過他的短篇小說^⑦。我知道這本書也已經許多年了，可是見到這本書的英譯本卻是兩年前的事，這個英譯本的出版是在一九〇〇年，離開今天也已經半個多世紀了。

譯者。

① 文藝報一九五二年第七號的作家的責任一文的註解裏說他生在一八四七年，我所得到的三種材料都說是在一八四九年。

② 倫敦出版的世界短篇小說集說他死在一九二二年，其他有兩種材料沒有提到他的死，可能這些書是在他生前出版的。

③ 愛爾蘭小說家，一六六七—一七四五。

④ 美國小說家，一八三五—一九一〇。

- ⑤ 法國小說家，一八四四—一九二四。
- ⑥ 法國小說家，一八四〇—一八九七。
- ⑦ 法國小說家，一八五〇—一八九三。
- ⑧ 挪威小說家，一八四九—一九〇六。
- ⑨ 一篇是：人民民主國家的電影與戲劇（見文藝報一九五二年第五號）。一篇是：作家的責任（見文藝報一九五二年第七號）。
- ⑩ 收在短篇集桃園裏，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內 容 介 紹

卡·密克沙特是十九世紀末的匈牙利古典作家。作者藉着一把舊傘——被誤認爲是聖彼得的傘，暴露了那個時候的匈牙利上層社會生活的空虛，最後說明了那不是聖彼得的傘。作者文筆犀利，又富有幽默感，給十九世紀末的匈牙利小鎮畫了一幅美麗的素描。作者一直到今天仍然是匈牙利人民所喜愛的作家，他的「怪婚姻」最近被改編成電影在各處上演。

目次

第一部 傳說……………三

第一章 小維羅麗佳給領走了……………四

第二章 格羅勾瓦的老樵子……………五

第三章 新牧師在格羅勾瓦……………一〇

第四章 傘和聖彼得……………三三

第二部 格里高里支家庭……………三九

第一章 家庭裏的不漂亮份子……………四〇

第二章 可疑的符號……………五一

第三章 柏爾·格里高里支的死和遺囑……………五三

第四章 貪心的格里高里支們……………五七

第二部 線索……………一〇五

第一章 再是傘……………一〇六

第二章 我們的羅賽利亞……………一一九

第三章 線索引到了格羅勾瓦……………一二四

第四章 耳環……………一四〇

第四部 柏巴斯克的高等社會……………一六七

第一章 穆拉弗贊家的晚餐……………一六九

第二章 夜晚帶來了主意……………一七三

第五部 第二個魔兒……………一七七

第一章 瑪麗亞·索波爾的玫瑰，懸崖和老梨樹……………二〇八

第二章 三個火花……………二三八

第三章 小維羅麗佳給領走了……………二四六

聖
彼
得
的
傘

第一部
傳
說

第一章 小維羅麗佳給領走了

哈拉普的一位過了世的小學教員的妻子死了。本來一位小學教員去世，葬禮是很簡單的，這次他的妻子跟着死去，就更少驚動旁人。這位死者甚麼都沒有留下，只留下一隻羊，一隻她養的鵝和一個兩歲的小女孩子。那隻鵝至少還要再養一個星期纔長得肥，但是那位可憐的婦人都沒有能够等到那麼久。就鵝而論，她死得太早了，可是就小孩而論，她又死得太晚了。說實話，這個女孩子真不應該生到世上來。其實這個婦人還不如在她丈夫死的時候死了好些。（天啊，那個人確實有多麼美好的一種聲音啊！）

這個孩子是在她父親死了幾個月以後出世的。母親是一個善良、誠實的婦人，可是這個孩子到底生得不是時候，因為他們已經有一個兒子，他是一位教士，一個各方面都很好的兒子，可惜他幫不了母親一點忙，因為他自己很窮，住在很遠的華拉卡，給一位老教士做副教士。但是據說在兩個星期以前他已經被介紹到一個叫做格羅勾瓦的小村子裏去做牧師去了，小村子在謝耳美慈班雅和貝司特爾柴班雅之間的山裏。哈拉普有一個人，名字叫做揚諾斯·卡皮查尼，有一回趕牛到集上去曾經打那兒經過，據他說那是一個很窮的小地方。

現在，這位小學教員的寡婦，正是在她的兒子能夠給她一點幫助的時候，卻不得不死了。但是隨便怎麼說，也沒有法子叫她再活轉來，爲了顧全哈拉普居民的面子起見，我得說，他們爲這個可憐的靈魂舉行了一個很隆重的葬禮。

捐來的錢並不十分够支付那些費用，因此他們不得不把羊賣掉來湊够數目；但是鵝卻留下來了，不過沒有東西餵牠，所以牠漸漸的瘦了，一直瘦到只有原來那麼大了，從前個子大的時候的那種粗笨的、蹣跚的醜態也沒有了，牠開始用更莊嚴的樣子走動了；事實上，牠的生命卻是靠了犧牲另一個生命保存下來的。上帝憑他的智慧總是取去一個生命來救另一個生命的，因爲，相信我的話，愚蠢的人也和聰明的人一樣——被記錄在上帝的卷冊裏，上帝關心他們就跟他關心國王們王子們一樣。

上帝的智慧是偉大的，但是哈拉普法官的智慧也並不是不足道的。他下令在葬禮舉行以後，全村每一家人輪流地養那個小女孩（她的名字叫維羅麗佳）一天，並且要照應得像他們自己家裏的人一樣。

『要照應多久呢？』一個村人問道。

『一直到我認爲可以下相反的命令的時候爲止，』法官不大滿意的回答說。所以事情就照這樣過了十天，一直到梅塔·比來基決定把他的麥子運到貝司特爾柴班雅去賣的時候，因爲他聽說那邊的猶太人做買賣不像哈拉普的鄰居們那樣的狡猾。這才叫法官有

了一個好機會。

「好，」他說，「要是你要運麥子到那兒去的話，不如你把這個孩子帶給她哥哥去。格羅勾瓦就在那條路上。」

「沒有那回事，」他答覆，「那個地方根本就不在一個方向。」

「要是我願意那麼辦，那就一定是順路的，」法官生氣的說。

比來基打算躲開這件事情，說那是讓他爲難的，又不順他的路。但是沒有用，當法官下一個命令的時候，那是一定得照辦的。所以在某一個星期三，他們把麥子一袋一袋的裝上比來基的車，在袋子的頂上還放着一個籃子，裝着維羅麗佳和那隻鵝，因爲鵝當然也是牧師應該承繼的一份財產。村子裏那些好心腸的人爲這個小孤兒做了些鬆餅和餅乾，預備給她在到廣大的世界去的路上吃，他們又裝了一籃子梨子和李子；等車子趕了出去的時候，他們有好些人都爲這個可憐的無家可歸的小小孤兒下了淚，這個孩子自己也不知道他們要把她帶到哪兒去，卻只注意，兩匹馬在開始走動的時候，她依然待在籃子裏原地方，只有房屋和樹木好像在移動似的。

第二章 格羅勾瓦的老樣子

不僅可尊敬的卡皮查尼曾經去過格羅勾瓦，就是本書的作者也曾經到過那個地方。那是一個可憐的小地方，在那些禿山之間的一個狹谷裏。周圍多少里就沒有了一條像樣的路，更不用說鐵路了。他們說現在有一種舊式的機車，一部或兩部車子連在一起，往來於貝司特爾柴班雅和謝耳美慈班雅之間，但是它也不從格羅勾瓦附近經過。至少還要五百年這個村子才能發展到其他村子所達到的文化程度。

這裏的土地很壞，是一種黏土，除了燕麥跟紅薯以外，只有很少的幾種東西能生長，而且牠們也還是從土裏哄出來的。像這樣的土地不能叫做「娘地」^①，只能叫做「丈母娘地」。土裏全是些小石頭，到處還有大裂口，邊上長着白色的雜草，農夫們把牠叫做「孤兒的頭髮」。是不是這些土地太老了呢？唉，它總不能老過其他的那些土地，只不過它的力氣消耗得太快了。山底下的平地上，除了那些差不多長了有一千年的草，甚麼都不長，山上呢，儘長些大橡樹；所以要說這些地土力氣已經消失，是用不着詫異的。這兒只看得見貧窮跟災害，可是也有人一看見這個地方就會起一種愛戀的感覺。那些難看的鄉下小

① 此處原意爲「出生萬物之地」，但因為要與下文情趣相合，故照字面譯爲「娘地」。——譯者。

茅棚，好像光爲了要增加我們頭頂上的那些大岩石的美觀。要是在那裏修些城堡，可真是
一種罪惡，修上了他們那些難看的時髦城樓，就會把那些天然的石頭都給擋住的。

空氣中充滿了接骨木和杜松的香氣，此外沒有別的花了，其中只有一個小花園裏，有
一棵錦葵，一個光着腳、金黃頭髮的斯洛伐克①小女孩子在照看着那棵花，用一把破壺在
澆水。我看眼前的這個小村子，還是一八七三年我前次在這裏時的樣子；我看着它那些矮
小的房屋，那些一半種着車軸草，一半種着玉蜀黍的小花園裏，到處都有一棵用木棒撐着
枝枒的李子樹。那些果子樹就像是下了決心要來彌補可憐的斯洛伐克人收穫的不足似
的，至少牠們是盡了責任的。

正是我在那裏的時候，那裏的牧師死了，我們把他的財產造了一張清單。清單上也沒
有甚麼值得說的東西，幾件舊的、而且用壞了的傢具，還有幾件破法衣。可是村子裏的人
都在惋惜這位老牧師的過世。

『他是個好人。』他們說，『可是不知道儉省，不過，他也實在沒有多少可儉省的。』

『那你們爲甚麼不多給你們的牧師幾個錢呢？』我們問。一個大個子粗魯的農夫回
答說：

『牧師可不是我們的僕人，他只是上帝的僕人，每個主人都該給他自己的僕人工錢。』

① 此處專指在匈牙利西北部的斯拉夫族的人。——譯者。

開完了清單以後，馬車夫正在套馬的時候，我們跨過大道去看看學校，因為我的同伴頂喜歡裝作像一位獎勵教育的人。

學校的房子又小又矮，還蓋了個簡陋的草頂。只有教堂才有一個木頭頂，這所上帝的屋子也蓋得挺簡陋，連高樓都沒有，只有一邊有一個小小的鐘架子。

小學教員在等着我們。要是我沒有記錯的話，他的名字叫喬治·梅慈克。他是一個結實、外表粗野的人，長着一張有趣、聰明的臉，說話坦白直率，叫你一見面就覺得應該跟他做朋友才對。他領着我們去看那些孩子，女孩子坐一邊，男孩子坐在另外一邊，可是全都挺乾淨、挺整齊。我們一走進去，他們就都站起來了，用唱歌似的音調說：

“*Vitalnye pany, vitalnye!*”（斯洛伐克語：早安，尊敬的先生們！）

我的同伴向那些臉蛋兒又紅又圓的孩子們問了一些問題，那些孩子只是用他們的大大的褐色的眼睛盯着我們瞧。他們的眼睛全都是褐色的。那些問題，當然並不難，可是也使得那些孩子想了好半天。我的朋友卻很寬大，他只輕輕的拍了拍那個教員的背說：

「我的朋友，我對於他們的回答十分滿意。」

小學教員鞠了一躬，然後，他的頭抬得高高的，陪我們出來走到大路上。

「他們全都是好孩子，」我的朋友說，「可是怎麼的，老夫子，他們好像全長得一個樣兒？」